

瞞上座三魏殊茂

罪人之心不可有，罪人之心不可有。

市井暗潮 富貴榮華

人生要了还一桃鼠顺一李武草齿

晋文公闻嬴驷山欲射故从

玉皇抽簪水雲裏

在西方却没人想出来

宋仁宗嘉祐初年，近郊巨野代劉梁客柱

財品為新蘇不黨

对三十六计的了解

王客反井化新抽油

是西方人用来打开通往中国人的计谋思想大门的一把钥匙

美人计

智謀

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王崇让

瑞士·胜雅律著 袁志英 刘晓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Harro von Senger
STRATEGEME



瑞士·胜雅律著 袁志英 刘晓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Harro von Senger
STRATEGEM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谋/(瑞士)胜雅律(Senger, H. V.)著;袁志英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书名原文:Strategeme

ISBN 7-208-06058-4

I. 智... II. ①胜...②袁... III. 兵法—中国—古代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337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建纲

美术编辑 陈楠

插图 (上卷)奚阿兴

(下卷)潘志明 潘令

智 谋

[瑞士]胜雅律 著

袁志英 刘晓东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50 插页 4 字数 905,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058-4/E·017

定价 58.00 元

译 者 名 单

上卷 刘晓东 朱圣好

下卷 袁志英 郭骄阳 郑建萍 陈 慧 刘韵蕾

施显松 张克芸 郭屹炜 刘志敏

审 校 袁志英

致中国读者

本书《智谋》有三个“第一”。

首先，它是自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以来的第一本专门向西方介绍三十六计的书。迄今为止，由西方汉学家撰写的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

其次，它是由瑞士人撰写的、涉及中国文化的最成功的书。该书的原版德文版问世后，备受各国出版界的关注与青睐。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出版商竞相购买该书的翻译出版权。目前已同上述四国的有关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其中英译本的初稿已经译出，现已由我本人审阅完毕，它将由 VIKING 出版社于 1991 年在美国出版。最近，苏联的莫斯科 PROGRESS 出版社也对此书表示很大的兴趣，有关俄文译本的出版意向也正在洽谈之中。至于原版德文版，更是供不应求，现在已经出到第五版。

再次，它是第一本由瑞士人撰写的，又被译成中文的，并在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

一部综合了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著作能够受到中国人的极大关注与高度重视，对于一个作为西方人的汉学家来说，不能不算是对我的汉学研究的肯定。对此，我既深受鼓舞，又感到无上荣幸。

我的专著《智谋》一书能获得如此成功，并受到这种殊荣，除了我个人作出的努力外，更多地应该归功于无数的中国朋友。自始至终，这项研究工作一直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诸多中国朋友的悉心指点，我这个西方人是不可能径自步入“智谋学”这个殿堂的。记得我刚涉足“智谋学”这一领域时，对一切都感到十分生疏。在诸多中国朋友的耐心帮助和巧妙解释下，我逐渐地领悟了“智谋”的真谛，以至后来能够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写出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巨著。

此外，其他一些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汉德词典》

主要编写人员之一的奥地利专家 Walter Zeisberger 教授,在我的“智谋学”研究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苏黎世大学人文学院,尤其是其东亚研究所。1977年,我从中国学成回国后,开始在该所工作。自1977年到1985年在为撰写《智谋》一书做准备工作时,我在苏黎世大学人文学院及其东亚研究所不但看到了许多蠢事,同时也见识到了许多令人惊愕的诡计。在这种充满“计”与“谋”的氛围中,我对“智谋”的认识又更上了一层楼。真正步入社会后的这种亲身感受和体验,使我意识到,使用计谋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原来我的计划是写一本专门讲中国计谋的书,然而,我在西方社会里的亲身体验,以及所进行的调查与观察,使我改变了初衷。因此,现在读者所看到的是一本其内容超过中国疆域、其宗旨在于“通过中国了解人类”……的著作。本书不但广征博引了大量中国有关计谋的例子,而且还列举了相当多的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有关例子。这种突破中国学的启迪,应归功于苏黎世大学。

为了激起西方人对他们自我标榜是正人君子的反省,我特地将《圣经》作为“智谋学”的一种教科书,因此从其中也选了一些例子,以说明连西方的上帝也不放弃智谋这种良方。“智谋学”的理论,我是在中国学到的,但其亲身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对象),我是在瑞士体会到的。通过实践,我真正地深入理解了各种智谋的运行、作用和防范。我在瑞士得到了这种意料之外的“收获”。一旦有了自己周围小范围内的智谋实践的体会之后,我开始尝试着透过西方社会的许多假象,去发现其幕后所隐藏的各种阳谋和阴谋。当然,我对西方社会更深入一层的了解,是在有了中国智谋学,尤其是三十六计的理论基础之后才可能实现的。没有中国智谋学的明灯照耀,我永远无法透视西方社会中的这种禁区。

对本书贡献特别突出、影响特别直接的人之中,首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陈明仙女士。她在1989年7月号的《世界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六计在西方——记瑞士汉学家胜雅律》一文。该文引起上海图书馆戚文先生的关注,在戚文先生的联系和鼓励下,同济大学刘晓东先生和朱圣好小姐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把本书由德文本译成了中文本。同时,在本书的中文本出版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我对中文译本的审阅中,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私法专家、现瑞士佛里堡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徐冬根先生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对所有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开辟的智谋学,是一个既深邃又广袤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充满着“知识可乐”,我这个西方人虽然只是品尝了其中的点滴,但深感其味无穷,现在可以说是欲罢不能。

致中国读者

《智谋》的问世,只是我探索“智谋学”的一个尝试,我由衷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为建立一个精神上的大同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胥雅律
H.v. Seng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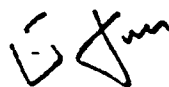
1990年7月27日于联邦德国弗赖堡

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致胜雅律的信

胜雅律先生：

我满怀兴致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它有时也会让我情不自禁地发笑，自然，这时我往往联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它不仅使人们加深了对古今中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您的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就此而言，它将教会读者深入地观察与他或亲或疏的人们的行动。

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家，坚持采取您所摘录的洪自诚的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那么，他特别应该牢记的是第四计“以逸待劳”。



1989年5月10日于波恩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现已走向世界

（代序）

袁志英

真理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真理既在西方，也在东方；真理在其所在的地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往往被夸大，可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发展了，和其他国家的共同语言也愈来愈多。然而话又说回来，独特的地理、历史、传统和民族的因素造就了典型的、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智谋学应属原创的中国文化。

明清之际，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传播西方文化，并将中国的经典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德国近代的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传教没有传成一个教徒，却将中国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大量典籍译成德文；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 1869—1961)把为数众多的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翻译或改写成德文。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三十六计”，也许在中国学者文人眼里主要流传于民间的“三十六计”不过是“江湖小道”，在西方的研究者看来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今情况变了，“三十六计”做成了大学问，做成了登堂入室的大学问。这里要说到瑞士汉学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他是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教授，并兼任瑞士比较法研究所顾问。他现在以其上下两册、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智谋》一书闻名于世，而该著作讲的就是“三十六计”。他的这部著作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智谋热。为此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他为“西方智谋学的领军人物”。^①

^① Eulenspiegel-Jahrbuch 2004, Band 44 Schoeppenstedt 2004 Seite 12.

我们知道，“三十六计”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其中写道：“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从此以后，许多计名成语开始广泛流传，比如说“瞒天过海”、“无中生有”、“打草惊蛇”、“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混水摸鱼”、“擒贼擒王”、“美人计”、“苦肉计”、“走为上计”等等，可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三十六计并非计名成语的任意组合，而是来自于兵法。《孙子兵法》以降，兵书丛集，洋洋大观；明清之间更是层出不穷，见于记载者多达三千余种，保存至今者也在千种以上。而《三十六计(秘本兵法)》雄踞一流。其用途之广博达于社会、军事、人生的各个层面，即使《孙子兵法》也难予企及，故古书上有称：“用兵如孙子，策谋《三十六》。”据考证，该书于明朝中期间世，作者不详。有人猜测此人很可能是深谙兵法理论，悉通《易经》，满腹经纶的中下层的失意之士。自《三十六计(秘本兵法)》横空出世以来，有关三十六计的著作可说如海如山，可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举出例证来说明各条计谋，鲜有进行理论探讨的。而胜雅律的《智谋》却对三十六计进行了语言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的考察。

智谋热

大家记得，20世纪90年代国内海峡两岸曾有一股研究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的热潮，胜雅律《智谋》上册中译本的责任编辑、供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屠玮涓女士认定，这股热潮乃是胜雅律引起的。《智谋》上卷撰写于80年代，那时大陆撰写的仅有三部有关三十六计的书，港台出版的相应著作也不过是五六部。1990年胜雅律的《智谋》上册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发行17万册，其他出版社紧随其后，90年代末有关智谋的出版物可说是浩若烟海了。首先大家从古典小说中探索三十六计：《三国演义和三十六计》、《西游记和三十六计》、《红楼梦和三十六计》，这些书全都出版于北京(1998)。台北的《推理杂志》1998年6月号对当时正在发行的《小说三十六计》的36卷本进行了介绍，到2000年36卷全部出齐。

中国历来将商场比作战场，不管这一比喻是否恰当，但人们还是认为，做生意一定要有谋略，如将军征战定要足智多谋一般。中国商人的祖师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孙吴用兵。”^①也许是在白圭精神的影响下，在智谋出版大潮的推动下，9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将智谋用于商业的书，比如《商战三十六计——巧拙计》(成都，1992)、《商战三十六计——实例精选》(石家庄，1993)、《商用三十六计》(武汉，1994)、《36计超级商战策略》(台北，1997)等等。

有关三十六计的书甚至惠及体育：《三十六计和围棋》(成都，1990)、《象棋三十六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1。

计》(上海,1991)、《三十六计和赛场制胜术》(北京,1992)等。不过以三十六计为内容者还不仅仅是书籍,而且还有年历、杂志、连环画、蜡像馆和电视剧。1997年石家庄军事指挥学院举办了一次“信息交流和军事谋略学”研讨会,使三十六计在智谋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实质性的位子。

与中国国内智谋热相辉映的是在国外也掀起了智谋热潮。《智谋》上册德语原版已经再版17次,并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塞尔维亚文等等,截至2000年共发行40多万册。有关的评论文章也是汗牛充栋:从北京的《人民日报》、台北的《兴华月刊》、伦敦的《中国季刊》、莫斯科的《远东评论》、罗马的《中国人世界》、苏黎世的《瑞士军事汇报》、《体育报》,一直到德国的《明镜周刊》、美国的《花花公子》,都对此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的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智谋》上册的简缩本,并将其和下列大家的著作相提并论:伊索、狄德罗、拉封丹、普鲁塔克、叔本华、希罗多德、尼采、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马基雅弗利、蒙田、伏尔泰和莎士比亚。这是否为溢美之词,姑且不论,这家出版社对《智谋》评价之高可说无与伦比。

1990年12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荷兰文版的《智谋》上册出版为由头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的计谋学术研讨会。为进行深入一步的探讨,在1995/1996学年胜雅律还联合哲学院的乌特·古曹尼教授在弗赖堡大学举办了一个以“中国和西方思维中的计谋”为主题的跨学科专题讨论班。来自5所大学不同系科的20位男女教授轮流开讲。在这一年的报告、诘问、辩论中所达到的共识,归纳如下:

1. 有些西方哲学家使用过“计谋”这个词,但没有哪个西方哲学家为“计谋”下过定义,而对相关的概念“谎言”,不少哲学家下过各不相同的定义。

2. 西方哲学家使用“计谋”一词有时是狭义的(计谋等于蒙骗),有时是广义的(借助理性的手段开辟非常之途径以达到目的)。尼采多是使用了狭义的“计谋”概念,而黑格尔则使用了广义的“计谋”概念,比如他曾说过“理性的计谋”。

3. 西方只有少数哲学家,比如叔本华曾对“计谋”本身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其他人仅是顺便提提而已。而谎言却是反复研究的对象。

4. 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走的是平直的真理之路,往往对“计谋”进行道义上的贬低。这也是西方哲学不把“计谋”当作课题研究的原因。

5. 西方传统中也有对施用计谋的高度评价,比如奥德修斯便是足智多谋的正面形象,还有对宫廷小丑、狡猾狐狸、童话形象的赞许,然而这里只是对实用性聪明(phronesis)的认可。

6. 技术本身可看成奇巧、机灵,亦即运用计谋与现实打交道的结果,中世纪对“计谋”的施用,黑格尔对“计谋”的理解都是指向这一思路。

7. 在计谋的领域中西方的思维可以通过表现为三十六计的中国思维模式得以丰富。

8. 中国对计谋的整理有助于对西方哲学文本进行深入的智谋分析。为期一年的研讨班没能找出一套更好的、能够取代三十六计的智谋分析体系。

9. 智谋学有两大功能，一为指导行动，一为指导观察。在形形色色的生活领域中，智谋，或者说计谋，或者说三十六计，有助于大大提高人们的机动性、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是因为智谋使得意识到的行动范围变为自觉而又可以充分实施的行动范围。通俗点讲就是变不自觉为自觉，变被动为主动。^①

日耳曼民族确实是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他们在对源于中国的三十六计开始进行哲学的、社会学的研究。胜雅律在1995/1996学年举办了一个来自5所大学不同系科的20多位男女教授参加的“计谋是诡计还是解救办法”的联合讲座，联合讲座的有关报告由胜雅律编辑成册，题名为《计谋》，于1999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已经再版4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洛桑大学成年精神病系的讲师萨勒姆和汉学家贝罗德一起，并与一个由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小组组织了一个内部研讨班，以三十六计的观点来研究临床病例（参看纳尔多那所著《对强制症和恐怖症的短期治疗》，伯尔尼，1997）。洛桑大学日耳曼学教授亚历山大·施瓦尔茨将计谋选作他研究的重点；他还发起了一个流动性的展览，主题是“全世界都在施用计谋”，1997—1999年在瑞士西部10个地区流动展出。

2003年9月19日—21日，由德国欧伦施皮格尔博物馆、弗赖堡大学和瑞士洛桑大学共同发起，在德国朔彭施太特（Schöppenstedt）举办了名为“东西方的计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各个学科、各个国家的专家。我以《智谋》下册译者之一的身份受到了邀请，并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三十六计”的发言。报告人各自从日耳曼学、汉学、经济学、企业管理、社会学、儿童教育学、哲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作了精彩发言。朔彭施太特的女市长对三十六计表现出极大兴趣，是自始至终的忠实听众；各报也派记者前来。此次会议的论文集作为欧伦施皮格尔年鉴已于2004年出版。

为“计”正名平反

现在我们回到胜雅律的《智谋》一书。作者探幽索隐，从诸子的著作出发，围绕着“智”、“知”、“权”、“圣”、“权谋”、“智谋”来说明“计谋”或者说“计”在汉语中的来历和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15。

其本来意义。中国人说“计”并没有贬意，而德语中的“List”则常常和“狡计”抑或“诡计”联系在一起，引起负面的联想。于是他将“36计”译成“36 Strategeme”，“Strategeme”（智谋，计）在德文中是个外来词，其原意亦为“战争计谋”，关键在于它没有价值评判色彩，是个中性词儿。西方人说“计谋”总要和“蒙骗”挂钩，胜雅律则除掉“蒙骗”两字，重新定义：“计谋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试图达到正常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他认为，“蒙骗”或者说“谎言”，从智谋学的观点来看，仅是“三十六计”中的极小部分，相当于“无中生有”之计，即使在这一“计”中，谎言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根本就无法涵盖这一计谋全部的应用范围。

希腊哲学对计谋根本不予理睬，罗马史家李维（前59—17）在其《罗马史》中将计谋贬为“非罗马精神的手段”。在西方，计谋被说成是“聪明的错误方式”，甚至被归诸罪恶。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施用计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智穷才尽的表现。英国的启蒙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更是这样把计谋看成是丑恶之事，是“智慧的猴子”：“计谋要以花招达到目的，要走邪门歪道；可弊端却是，花招只能用一次，用过之后，再用就行不通了。掩盖层不管你做得多么厚实多么细致，但其自身是无法掩盖的：一个人再狡诈也狡诈不到掩盖自己狡诈的程度。一旦计谋被揭穿，大家都会对其警惕起来，不再相信他；大家会团结一致与之斗争，使其不再为害大家。而那些光明正大的贤明之士到处都会得到大家的帮助，并在一条正道上从事自己的事业。”^①

在这里，洛克不分青红皂白便给用计者扣上“狡诈”、“为害大家”、“邪门歪道”的帽子，胜雅律则引用《说苑》的作者刘向（前77—前6）的话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以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许。”这里强调的是施使用权谋的目的，胜雅律赞赏中国人视智谋为中性的看法，并引证中国智谋学家于学彬的有关表述：“它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工具只有好坏之分，而没有善恶之别。这正像切菜用的刀，我们只能根据它是否锋利而评论它们是否好使。但不可因用它切菜就说它是君子之刀，用它行凶它就是小人之刀。”胜雅律还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童话、笑话、中短篇小说和谐剧文学也大多是“以滑稽可笑的方式认可计谋乃为体力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人群的斗争手段”。

至于洛克所云“花招只能用一次，用过之后，再也行不通了”，胜雅律说，早在洛克生活年代的2000年前，中国的韩非就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予以驳斥。胜雅律写道：“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如何反驳计谋‘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会达到目的的论点。某一计策即便‘只能用一次’，那这一计谋在某一瞬间所发挥出来的能量还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18。

是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后果，甚至是永远不可颠覆的影响。想想西方文化圈子里，大卫不也是计杀歌里亚吗？”^①

我想洛克见到这样的反驳，也不会有很多话说。

用计乃是人性的表现

中国有济公的故事，有阿凡提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都施用计谋。胜雅律还特别提到德国梯尔·欧伦施皮格尔的故事，梯尔有句名言：“谁要是挨饿受苦，谁就会想出一些计策来。”格林兄弟的童话中的人物，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也都施用计谋，施用计谋者，不光是童话、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抑或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会“随时随地、本能地施用计谋”。^②此话然也。羽扇纶巾，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遇到急难，为解决问题，哪个不或策划于密室，或眉头一皱，想出的法子就是计谋，而且大多不出三十六计的范围。胜雅律甚至发掘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是“隐秘的计谋大师”，请看下面的例证：“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评论道：“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那就要施用计谋手段，比如欺骗当局抑或转移其视线，装傻或者清除偷盗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也可能将案犯藏匿起来。”孔子在和他人交往时也并非总是“直在其中”，胜雅律举例说，季氏家臣阳货把持鲁国政权，想让孔子来见他，从而提高他的身价。孔子不予理睬。可阳货“抛砖引玉”，送孔子一头猪，按礼数孔子应前往致谢。孔子故意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拜之，这样一来他既没有失礼，同时又避免了不愉快的相遇。这里孔子施用的是“避实就虚”之计和“金蝉脱壳”之计。一个叫儒悲的要见孔子，孔子不见，说是生病了。儒悲刚刚走出家门，孔子便“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使儒悲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③这里孔子施用的是“无中生有”之计、“假痴不癫”之计和“打草惊蛇”之计，但儒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从《论语》中却不得而知。在笔者看来，孔子施用的这些小计策并没有使人觉得他为人“狡诈”，反而突显了他机智和人性化的一面。

胜雅律说，西方人做出计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其实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是凭着直觉随时随地用计。他断言：“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计谋。”他引证德国大诗人席勒的诗说：

在生活中并非总是能够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18。

② Harro von Senger: *Die Kunst der List* Verlag C. H. Beck, Muenchen, 2001, 第9页。

③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8”。

保持儿童的纯真，
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这样提醒我们。
经常提防阴谋诡计，
诚实君子的话语也并非永远出自真心。^①

胜雅律特别指出，西方人眼中最大圣人的耶稣也施用计谋，在《智谋》一书的启发下，有人专门撰写了《狡猾的耶稣》一书。蛇在《圣经》里是诡计的象征，可耶稣说：“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温柔！”像“蛇一样机警”，也就是说“像蛇一样懂计”。然而人们怎样“像蛇一样懂计”呢？西方的智慧没有给出答案，可计谋每每“沉睡”于西方人的下意识中，“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中国的三十六计向我们提供了西方文化区所缺少的、有关计谋认识领域的词汇。……施用计谋乃是全球现象，在西方世界如同在中国一样，同样出现计谋现象。”^②胜雅律驳斥了马克斯·韦伯和瑞士作家穆施克(Adolf Muschg)有关中国是“高度文化的另类”的说法，认定：“中国人一方面是有着独一无二、典型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和你我一样的、有着普通人性特点的中国人。”毫无疑问，计谋性便属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中国人置基督教和西方偏见于不顾独自对计谋探讨了数千年之久，所探知的乃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中国人对计谋的探索最后升华为三十六计，它具有普遍人性的意义：超时空、不受社会制度、不受民族的制约。正是为了说明中国三十六计的普世意义，胜雅律不仅列举了大量的中国例证，而且还从西方文学和历史、从日尔曼文化、从《圣经》列举了大量例证。对胜雅律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解释某个智谋的技术运作方式，还要揭示计谋的超时空性，所以他把极为相似的例说罗列在一起，这些例说来自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区域，从而捕捉三十六计中的普遍人性。

胜雅律还从中国古代负有盛名的著作《易经》的阴阳论出发，认为阳代表“非计”，阴代表“计”。阴阳互补，两极相联，“计和非计势必共存”，“计谋”从而被赋予“宇宙学的合法性”。他还进一步引证歌德的话说：“不管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白天和黑夜总是相互交替。”胜雅律说这句话接近中国人的思维，从阴阳互补性生发出对智谋的原则肯定。

将三十六计分类

胜雅律还对三十六计进行科学的整理，按所达目标的重点将三十六计分为下列基本类型：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21。

② 同上，“引言”之20。

1. 虚构计：用虚构事实的方式而实施计谋(参看“无中生有”第七计，“假痴不颠”第二十七计，“树上开花”第二十九计)。

2. 掩饰计：用掩盖实际存在事实的方式而施用的计谋(比如“瞒天过海”第一计，“声东击西”第六计，“暗度陈仓”第八计，“笑里藏刀”第十计)。

3. 信息计：为了获取或告知对方未被发现的事实而施行的计谋(比如“打草惊蛇”第十三计，“指桑骂槐”第二十六计)。

4. 趁机计：利用有利的事实或形势而施行的计谋(比如“围魏救赵”第二计，“以逸待劳”第四计，“趁火打劫”第五计，“隔岸观火”第九计，“顺手牵羊”第十二计，“擒贼擒王”第十八计，“混水摸鱼”第二十计)。

5. 逃避计：为避开棘手的处境而实施的计谋(比如“李代桃僵”第十一计，“金蝉脱壳”第二十一计，“走为上”第三十六计)。

6. 混合计：采用一至五类中两个以上的方式而施行的计谋，比如说虚构计和掩饰计并用。^①

胜雅律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1类和第2类型的计谋范围才和西方所说的“蒙骗”或者“说谎”对得上号；而第3类至第5类计谋虽说也有隐蔽出牌的情况，但主要是针对现实情况而巧妙应对。然而现实情况是多层次的，是不断变化的，施计者可以影响它，可以改变它。若从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说，三十六计又可以分为三大类：

1. 蒙骗计(第1和第2类型)

2. 机灵计(第3、4、5类型)

3. 混合计(第6类型)

这种6大基本类型和3大类的分法乃是胜雅律的独创，这种分类法大大有利于对三十六计的分析和基本把握。他认为，欧洲人头脑里只有一个个计谋事例，显得杂乱无章；而中国人却将这些事例整理出三十六计来。“欧洲人在计谋之林中看到的只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一棵棵的树木，而中国人，说得形象一点，却借助于三十六计将一棵棵数不清的树整理归结于几种树，并由此得出有关一棵棵树的结论。”胜雅律接着说，中国人将三十六计一方面看成是自己计谋行动的方针，另一方面又看成是看穿别人施用计谋的指南，“所以说中国人在计谋领域内比起计盲的欧洲人来说要游刃有余得多。”由于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计谋意识一无所知，结果使得英国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中犯下了“巨大的估计错误”。^②

胜雅律对每个计语进行跟踪，弄清其历史和现状，同时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为

① 参见本书下卷“引言”之14。

② 同上，“引言”之16。

其建立起富有立体感的档案。有的计语出处在中国有关书籍里语焉不详，硬是被他这个瑞士的汉学家搜寻了出来，比如说第二十计“混水摸鱼”之计名的原始出处就是他首先发现的。他举例说，上天入地，东方西方，诸子百家，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古今中外，搜求之宏富，没有先例。所有这一切，为的是坐实中国三十六计的深刻性、广延性、普遍性，还有它那勃勃生机。也可以说世界古今文化在三十六计的名下来了个大会师。

他阐发每个计语，独创了这样一个格式：先是计语汉字；随即是现代汉语拼音；接着是逐字翻译；继而是意译；然后是核心内容。重点放在对计谋的理论探讨。这样的一种行事方法有助于中西方的沟通。

胜雅律撰写了《智谋》之后，一发而不可收，2001年又发表了《计谋的艺术》一书，2004年又出版了《管理三十六计》，该书名列当年德语畅销书的榜首。2003年“东西方的计谋”研讨会期间他告诉笔者，他原来是研究中国和西方法律比较的，那时他在学术界默默无闻。而今到处请他写书，到处请他作报告。他授课的对象有瑞士的军队官兵、大专院校师生，甚至还有面包师等。现在中国文化插上三十六计的翅膀已经飞入海外寻常百姓家。当代西方小说里也常常提起三十六计，像帕莱的《女拳师》里，什么“调虎离山”之计，“以逸待劳”之计，作者写得很是顺溜。

可以说，胜雅律全面地接受了、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智谋学，并使智谋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